景德傳燈錄

十五 十六

日

日之函入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五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四世一十七人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二人見録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

吉州性空禪師法嗣二人見録

歙州茂源和尚　襄山光仁禪師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法嗣五人四人見録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　建州白雲約禪師

伏牛山元通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澧州道吾山圓智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

祿清和尚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法嗣四人見錄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　幽谿和尚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

第五世一十四人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法嗣一十三人一十二人見錄

第二世投子溫禪師　福州牛頭微禪師

西川香山澄照大師　陝府天福和尚

濠州思明和尚　鳳翔府招福和尚

興元中梁山遵古禪師　襄州谷隱和尚

安州九嵕山和尚　幽州盤山第二世和尚

九嵕山敬慧禪師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

桂陽龍福貞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

行思禪師第四世

前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劍南人也姓周氏丱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厥後訪尋禪宗因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因造龍潭信禪師問答皆一語而已（前章出之）師即時辭去龍潭留之一夕於室外默坐龍問何不歸來師對曰黑龍乃點燭與師師擬接龍便吹滅師乃禮拜龍曰見什麼曰從今向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

頭也至明白便發龍潭謂諸徒曰可中有一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迴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在師抵于潙山從法堂西過東迴視方丈潙山無語師曰無也無也便出至僧堂前乃曰然雖如此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參纔跨門提起坐具喚曰和尚潙山擬取拂子師喝之揚袂而出潙山晩間問大衆今日新到僧何在對曰那僧見和尚了更不顧僧堂便去也潙山問衆還識這阿師也無衆曰不識潙曰是子將來有把茅蓋頭呵佛罵祖去在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

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相國裴休題額見存）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總印禪師開山創院師鑒即第二世住也）

上堂謂衆曰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虚而靈寂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毫氂繫念三塗業因瞥爾生情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虚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爲無益師上堂曰今夜不得問話問話者三十拄杖時

有僧出方禮拜師乃打之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什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汝上船時便好與三十拄杖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玄覺云叢林中喚作隔下語且從只如德山道問話者三十拄杖意作麼生有僧到參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對曰八人師曰將來一時生案著龍牙問學人仗鏌鎁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法眼別云汝向什麼處下手龍牙曰頭落也師微笑龍牙後到洞山舉前語洞山曰德山道什麼云德山無語洞山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龍牙省過懺謝有人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箇漢死來多少

時救得有什麼用處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這裏屙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佛即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從上宗風以何法示人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保福拈問招慶只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教過於德山便恁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福云中時如何慶云展闍黎莫不識痛痒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慶云展闍黎是什麼心行明招云大小招慶錯下名言師尋常遇僧到參多以拄杖打臨濟聞之遣侍者來參教令德山若打汝但接取拄杖當胸一拄侍者到方禮拜師乃打侍者接得拄杖與一拄師歸

方丈侍者迴舉似臨濟濟云從來疑這箇漢（巖頭云德山老人尋常只據目前一个木杖子佛來亦打祖來亦打爭奈較些子東禪齊云只如臨濟道我從來疑這漢是肯底語不肯底語為當別有道理試斷看）師上堂曰問即有過不問又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為什麼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什麼師令侍者喚義存（即雪峯也）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來作什麼存無對師見僧來乃閉門其僧敲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便騎項曰這畜生什麼處去來雪峯問古人斬猫兒意如何師乃打趁却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也不會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師因疾有僧問還有不病者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爺阿爺師復告諸徒曰擸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即唐咸通六年乙酉十二月三日也壽八十六臘六十五勅謚見性大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有僧新到師謂曰其中事即易道不落其中事始終難道僧曰某甲在途時便知有此一問師曰更與二十年行脚也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尚意麼師曰苦瓜那堪待客師問僧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心汝還知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曰

恁麼即闍黎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頭師曰寶峯不合
問仁者曰問又何妨師曰這裏不曾有人亂說道理
出去

前吉州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和尚平田來參師欲起身平田乃把住曰
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卻恁麼時請師道師以手掩
耳而已平田放手曰一步易兩步難師曰有什麼死
急平田曰若非此箇師不免諸方點檢

棗山光仁禪師上堂次大衆集師從方丈出至禪
牀謂衆曰不負平生行腳眼目致箇問訊將來還有
麼方乃升堂坐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不負我且從大
衆何也便歸方丈翌日有別僧請辨前語意旨如何
師曰齋時有飯與汝喫夜後有牀與汝眠一向煎迫
我作什麼僧禮拜師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垂
足曰舒縮一任老僧

前京兆翠微無學禪師法嗣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姓王氏少依本州
北菩提寺唐咸通六年落髮後詣滑州開元寺受具
戒律學一旦謂同流曰夫沙門應決徹生死玄通佛
理若乃孜孜卷軸役役拘文悉數海沙徒勞片心遂

罷所業遠參禪會至江陵白馬寺堂中遇一老宿名曰慧勤師親近詢請勤曰吾久侍丹霞今既垂老倦於提誘汝可往謁翠微彼即吾同參也師禮辭而去造于翠微之堂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翠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師說翠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翠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文德元年抵上蔡會州將重法創太通禪苑請闡宗要師自舉初見翠微語句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爲我自是我不識好惡師自此化導將十稔

至光化中領徒百餘遊鄂州從節度使杜洪請居清平山安樂院上堂曰諸上座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樂便得諸上座盡是久處叢林徧參尊宿且作麼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莫空氣高至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聰慧多辯聚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墜只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値色身安健不値諸難何妨近前著些工夫體取佛意好時有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麻索曰如何

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麵
作三箇餱餅問如何是禪師曰胡孫上樹尾連顛問
如何是有漏師曰笊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問
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自餘逗機方便
靡徇時情逆順卷舒語超格量天祐十六年正月二
十五日午時歸寂壽七十有五周顯德六年敕謚法
喜禪師塔曰善應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人也姓劉氏幼歲
依洛下保唐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閱華嚴教
發明性海復謁翠微山法席頓悟宗旨（語見翠微章）由是
放任周遊旋歸故土隱投子山結茆而居一日趙州
諗和尚至桐城縣師亦出山途中相遇未相識趙州
潛問俗士知是投子乃邀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
師曰茶鹽錢乞一箇趙州即先到庵中坐師後攜一
缾油歸庵趙州曰久嚮投子到來只見箇賣油翁師
曰汝只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曰如何是投子師曰
油油趙州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
須到趙州曰我早侯白伊更侯黑（同諗師互相問醻廣如本集其辭
句簡捷意趣玄險諸方謂趙州投子得逆搴之用）自爾師道聞于天下雲水
之侶競奔湊焉師謂衆曰汝諸人來這裏擬覓新鮮

語句攢簇四六口裏貴有可道我老人氣力稍劣脣
舌遲鈍汝若問我我便隨汝答對也無玄妙可及於
汝亦不教汝埰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
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總是汝生解
自擔帶將來自作自受這裏無可與汝不敢誑謼汝
無表無裏可得說似汝諸人還知麼時有僧問表裏
不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這裏埰根僧問大藏教中
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出大藏教問如何是眼未
開時事師曰目淨脩廣如青蓮問一切諸佛及諸佛
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

持問枯木中還有龍吟也無師曰我道髑髏裏有師
子吼問一法普潤一切羣生如何是一法師曰雨下
也問一塵含法界時如何師曰早是數塵也問金鎖
未開時如何師曰開也問學人欲修行時如何師曰
虛空不曾爛壞雪峯侍立師指庵前一塊石曰三世
諸佛總在裏許雪峯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乃歸
庵中坐一日雪峯隨師訪龍眠庵主雪峯問龍眠路
向什麼處去師以拄杖指前面雪峯曰東邊去西邊
去師曰漆桶雪峯異日又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
不是性燥漢雪峯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漆桶師

一日庵中坐雪峯問和尚此間還有人參否師於牀下拈钁頭拋向面前雪峯曰恁麼即當處掘去也師曰漆桶不快雪峯辭去師出門送叫召云道者雪峯迴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爲僧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涉二途者也無師云有云如何是不涉二途者師云元正啓祚萬物惟新問依稀似半月髣髴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向何處明師曰道什麼僧曰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閑言語問類中來時如何師曰人類中來馬類中來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什麼法師曰老僧不解謾語問

如何是出門不見佛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爺孃師曰無所生問如何是火焰裏藏身師曰有什麼掩處曰如何是炭堆裏藏身師曰我道汝黑似漆問的的不明時如何師曰明也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最初明不得問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未審將何辨識師曰引不著問院裏三百人還有不在數者無師曰一百年前五十年後看取師問僧久嚮疎山蕫頭莫便是否無對（法眼代云嚮重和尚日久）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爲棟梁材曰恁麼即卞和無出身處也師曰擔帶即伶傳辛苦曰不擔帶時如何師曰不敎

汝抱璞投師更請雕琢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
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手中杖子問佛法
二字如何辨得清濁師曰佛法清濁曰學人不會師
曰汝適來問什麼問一等是水為什麼海鹹河淡師
曰天上星地下木法眼別云大似相違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
彌勒覓箇受記處不得問和尚住此來有何境界師
曰丫角女子白頭絲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惡問
如何是毘盧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毘盧師師曰
未有毘盧時會取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四
山相逼時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一念未生時如何
師曰真箇設語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下禪牀立問學
人一問即和尚答忽若千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雞
抱卵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師曰推倒這
老胡有什麼過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迎之不見其
首隨之不見其形問塑像未成未審身在什麼處師
曰莫亂造作僧曰爭奈現不現何師曰隱在什麼處
問無目底人如何進歩師曰徧十方僧曰無目為什
麼徧十方師曰著得目也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不諱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卻兩三箇僧曰圓後
如何師曰吐卻七八箇問日月未明佛與眾生在什

麼處師曰見老僧瞋便道瞋見老僧喜便道喜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法眼代云和尚識祖師）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不到汝口裏道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爲師又問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爲師問諸佛出世以一大事因緣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師曰井司空請老僧開堂問如何是佛師曰幻不可求問千里尋師乞師一接師曰今日老僧腰痛菜頭入方丈請益師曰且去待無人時來爲闍黎說菜頭明日伺得無人又來請和尚說師曰近前來菜頭近前師曰輙不得

舉似於人問併却咽喉脣吻請師道師曰汝只要我道不得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徧天徧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和尚未見先師時如何師曰通身不奈何曰見先師後如何師曰通身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不相孤負曰恁麼即從師得也師曰自著眼趁取曰恁麼即孤負先師也師曰非但孤負先師亦乃孤負老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殊還有師也無師曰適來恁麼道也大似屈己推人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無這箇音響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問師子是獸中之王爲什麼被六塵

呑師曰不作大無人我師居報子山三十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盈于室師縱之以無畏辯隨問遽答啐啄同時微言頗多今略錄少分而已唐中和年巢寇暴起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上山問師住此何爲師乃隨宜說法魁渠聞而拜伏脫身服施之而去師乾化四年甲戌四月六日示有微疾大衆請醫師謂衆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保矣言訖跏趺坐亡壽九十有六詔謚慈濟大師塔曰眞寂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自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看僧禮拜師曰聾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自不聞僧曰恁麼即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問虛空還有邊際否師曰汝也太多知僧禮拜師曰三尺杖頭挑日月一塵飛起任遮天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無蹤迹起坐絕人知僧曰如何即是師曰三鑪力盡無煙燄萬頃平田水不流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什麼僧無語師又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師目有重瞳垂手過膝自翠微受訣乃止于道場山薙草卓庵學徒四至遂成禪苑廣闡法化所遺壞衲

三事及開山拄杖木履今在影堂中
建州白雲約禪師會住江州東禪院僧問不坐徧空堂不居
無學位此人合向什麼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
台韶和尚參師問什麼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船來
陸來曰船來師曰還逢見魚鼈麼曰往往遇之師曰
遇時作麼生韶曰咄縮頭去師大笑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人也姓陳氏年十
三依洪井西山紹鑾禪師落髮二十三嵩嶽受具就
洛下學毗尼之教雖知聽制終爲漸宗迴抵大潙山
法會爲米頭一日師在米寮內篩米潙山云施主物
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潙山於地上拾得一粒云汝道
不拋撒這箇什麼處得來師無對潙山又云莫欺這
一粒子百千粒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
生未審這一粒從什麼處生潙山呵呵笑歸方丈晚
後上堂云大衆米裏有蟲師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
目菩提道吾喚沙彌沙彌應諾吾曰添淨缾水著吾
卻問師汝適來問什麼師乃舉前問道吾便起去師
從此省覺道吾曰我疾作將欲去世心中有物久而
爲患誰可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道吾曰賢

哉賢哉子時始爲二十夏之僧因避世混俗于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後因洞山价和尚遣僧訪尋囊錐始露乃擧之住石霜山他日道吾將捨衆順世以師爲嫡嗣躬至石霜而就之師日勤執侍全于師禮暨道吾歸寂學侶雲集盈五百衆（廣語出別卷）一日謂衆曰一代時教整理時人脚手凡有其由皆落在今時直至法身非身此是教家極則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即差不分即坐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若會即打破你頭問如何是和尚本分事師曰石頭還汗出麼曰到這裏爲什麼卻道不得師曰脚底著口問眞身還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爭奈眞身何師曰瑠璃缾子口師居方丈有僧在明牕外問咫尺之間爲什麼不覩師顏師曰我道徧界不曾藏僧擧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雪峯曰什麼處不是石霜僧迴擧雪峯之語呈師師曰老大漢有什麼死急（東禪齊云只如雪峯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也他爲什麼道死急若不會作麼生雪峯豈可不會然犬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之差別他云徧界不曾藏也須會學來始得會亂說即不可）雲蓋問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師曰堂中事作麼生曰無

人接得渠。師曰：道也大殺道，也只道得八九成。曰：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無人接得渠。（東禪齊云：只如石霜意作麼生。若道一般，前來為什麼不許。若道別有道理，又只重說一徧。且道古人意作麼生。）問：佛性如虛空如何。師曰：臥時即有，坐時即無。問：忘汝一足時如何。師曰：不共汝同盤。問：風生浪起時如何。師曰：湖南城裏大殺鬧，有人不肯過江西。因僧舉洞山參次示眾曰：兄弟秋初夏末，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曰：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且作麼生去。師聞之乃曰：出門便是草。僧舉似洞山，洞山曰：大唐國內能有幾人。（東禪齊拈云：且道石霜會洞山意否。若道會去，只如諸上座每日折旋俯仰，迎來送去，為當是落路下草，為復一一合聖。皆言不會洞山意，又爭解恁麼下語。還有會處麼。上座擬什麼處去。於此若明得，可謂還鄉曲。也不見也。會箇語，云恁麼即不去也。）師止石霜山二十年間，學眾有長坐不臥，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眾也。唐僖宗聞師道譽，遣使齎賜紫衣，師牢讓不受。光啓四年戊申二月二十日己亥示疾告寂，壽八十有二，臘五十九。三月十五日葬于院之西北隅。敕諡普會大師，塔曰見相。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處為典座。一日隨道吾往檀越家弔喪。師以手拊棺曰：生耶死耶。道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為什麼不道。道吾曰：不道不

道弔畢同迴途次師曰和尚今日須與仲興道儻更不道即打去也道吾曰打即任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遂打道吾數拳道吾歸院令師且去少間主事知了打汝師乃禮辭往石霜舉前語及打道吾之事令請和尚道石霜曰汝不見道吾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於此大悟乃設齋懺悔師一日將鍬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石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石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靈骨師曰正好著力石霜曰這裏針劄不入著什麼力太原孚上座代云先師靈骨猶在

禄清和尚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云庭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華良久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正是道吾機因什麼不會僧禮拜師便打云須是老僧打你始得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法嗣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會稽人也姓俞氏幼歲從師因念般若心經以無根塵義問其師其師駭異曰吾非汝師即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嵩山具戒遊方首謁南泉値馬祖諱辰修齋次南泉垂問衆僧曰來日設馬師齋未審馬師還來否衆皆無對

師乃出對曰待有伴即來南泉聞已讚曰此子雖後生甚堪彫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參溈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未究其微溈山曰我這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師道溈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敢道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溈山曰此去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既到雲巖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雲巖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雲巖曰我若聞汝即不得聞吾說法也曰若恁麼即良价不聞和尚說法也雲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也

師乃述偈呈雲巖曰

也大奇　也大奇　無情說法不思議
若將耳聽終難會　眼處聞聲方可知

遂辭雲巖雲巖曰什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却來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去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又問雲巖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不如何祇對雲巖曰但向伊道只這箇是師良久雲巖曰承當這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覩影大悟前旨因有一偈曰

切忌從他覓　迢迢與我踈　我今獨自往
處處得逢渠　渠今正是我　我今不是渠
應須恁麼會　方得契如如
他日因供養雲巖眞有僧問曰先師道只這是莫便
是否師曰是僧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
語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
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長慶稜云既知有爲什麼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
師在泐潭見初上座云也大奇也大奇佛界
道界不思議師曰佛界道界即不問且如說佛界道
界是什麼人只請一言初良久無對師曰何不急道
初曰爭即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說什麼爭即不得
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只是名字何不引教初曰教
道什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
在師曰說佛界道界病大小初因此遷化師至唐大
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
山（今筠州也）因爲雲巖諱日營齋有僧問和尚於先師處
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他指示僧曰既不蒙
指示又用設齋作什麼師曰雖然如此焉敢違背於
他僧問和尚初見南泉發迹爲什麼與雲巖設齋師
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亦不爲佛法只重不爲我說破

又問設忌齋僧問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
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什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
孤負先師也僧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曰年
涯相似即無阻矣僧再舉所疑師曰不躡前蹤更請
一問僧無對雲居代云恁麼即某甲不見和尚本來
師也（後皎上座拈問長慶如何是年涯相似者長慶云古人恁麼道皎闍黎又向這裏覓箇什麼）
師又曰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無若不體此意何超
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不間斷
稍得相應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
否曰到師曰頂上還有人否曰無人師曰恁麼即闍
黎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闍黎何不
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問太長老曰
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黑如漆過在什
麼處太曰過在動用（同安顯別云不知）師乃咄云出去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大似駭雞犀師問雪峯從什麼處
來雪峯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
分僧問蛇吞蝦蟆救即是不救即是師曰救即雙目
不覩不救即形影不彰因夜間不點燈有僧出問話
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
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這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

自此省發玄旨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峯侍立次問曰只如這僧辭去幾時卻來師曰他只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雪峯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峯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得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雪峯曰義存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雪峯無語（雲居膺別前語云待某甲有口即道長慶稜別云恁麼即某甲謹退）師問僧什麼處來曰三祖塔頭來師曰既從祖師處來又要見老僧作什麼曰祖師即別學人與和尚不別師曰老僧欲見闍黎本來師還得否曰亦須待和尚自出頭來始得師曰老僧適來暫時不在雲居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闍黎向後有把茆蓋頭或有人問闍黎且作麼生向伊道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僧問承古有言相逢不擎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師問德山侍者從何方來曰德山來師曰來作什麼曰孝順和尚來師曰世間什麼物最孝順侍者無對師有時云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便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黎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待我不語話時即聞僧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不從口裏道曰若有人

問師還答否師曰也未問問如何是從門入者非寶師曰便休便休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什麼語對曰讚法身語師曰法身是讚何用更讚師有時垂語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鉢袋子僧便問甚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僧曰只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師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衣鉢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什麼語有一上座下語九十六轉不愜師意末後一轉始可師意師曰闍黎何不早恁麼道有一僧聞請舉如是三年執侍巾缾終不為舉上座因有疾其僧曰某甲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遂持刀向之曰若不為某甲舉即便殺上座也上座悚然曰闍黎且待我為汝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絲去曰只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什麼顛倒曰什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什麼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時有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

非常（保福別云佛非法眼別云方便呼爲佛）師問僧去什麼處來僧曰製鞋來師曰自解依他僧曰依他師曰他還指教闍黎也無僧曰允卽不違僧來舉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茱萸曰行卽不無人覺卽乖師令彼僧去進語曰未審是什麼行茱萸曰佛行佛行僧迴舉似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東禪齊拈云此語還有疑訛也無若有且道什麼處不得若無他又道最苦是新羅還檢點得出麼他道行卽不無人覺卽乖師令再問是什麼行又道佛行那僧是會了問不會了而問請斷看）僧卻問師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有僧舉問歸宗權和尚只如洞山意作麼生權云封皮厚二寸）師見幽上座來遽起向禪牀後立幽曰和尚爲什麼迴

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玄師曰如死人舌師洗鉢次見兩烏爭蝦蟇有僧便問曰這箇因什麼到恁麼地師曰只爲闍黎僧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莖粟幹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曹山云要頭卽斫將去又問雪峯雪峯以拄杖一云我亦曾到洞山來）師因看稻田次朗上座牽牛師曰這箇牛須好看恐喫稻去朗曰若是好牛應不喫稻師問僧世間何物最苦僧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曰師意如何師曰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師問僧名什麼僧曰共甲師曰阿那箇

是闍黎主人公僧曰見祇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只是認得驢前馬後將爲自己佛法平沈此之是也客中辨主尚未分如何辨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闍黎自道取僧曰某甲道得即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雲居別云某甲道得不是客中主）師示疾令沙彌去雲居傳語又曰他忽問汝和尚有何言句但道雲巖路欲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去沙彌領旨去語未終早被雲居打一棒沙彌無語（同安顯代云恁麼即雲巖一枝不墜也後雲居錫云上座且道雲巖路絕不絕崇壽稠云古人打此一棒意作麼生）師將圓寂謂

衆曰吾有閑名在世誰爲吾除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名已謝（石霜云無人得他肯雲居云若有閑名非吾先師曹山云從古至今無人辨得踈山云龍有出水之機無人辨得）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僧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和尚爭得看他師曰老僧看時即不見有病師又曰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與吾相見衆無對唐咸通十年三月命剃髮披衣令擊鐘儼然坐化時大衆號慟移晷師忽開目而起曰夫出家之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乃召主事僧令辦愚癡齋一中蓋責其戀情也衆猶戀慕

不已延至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齋畢曰僧家勿事大率臨行之際喧動如斯至八日浴訖端坐長往壽六十有三臘四十二敕謚悟本大師塔曰慧覺（師昔在泐潭寺尋繹大藏纂出大乘經要一卷并激勵道俗偈頌誡等流布諸方）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吽濟曰啞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濟曰這畜生師乃休（與石室問答如彼章出之）師五詠十秀皆暢玄風滅後荼毗收五色舍利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南泉問作什麼師曰打羅曰汝以手打脚打師曰却請和尚道有

泉曰分明記取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麼擧似（雲巖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師與洞山渡水洞山曰莫錯下脚師曰錯即過不得也洞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一日與洞山鋤茶園洞山擲下钁頭曰我今日困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得洞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也裴大夫問僧供養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擧似雲巖雲巖代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雲巖却問師一時下來後作麼生師曰合取鉢盂巖肯之僧問如何是無所聞者乃曰聽經師曰要會麼僧曰要會師曰未解聽經

在問一地不見二地如何師曰汝莫錯否汝是何處
有行者問生死事乞師一言師曰汝何時生死去來
曰某甲不會請師說師曰不會須死一場去
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繞
禪牀一帀而坐僧欲進語師與一蹋僧歸位而立師
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卻恁麼僧再擬進
語師又與一蹋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

前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峴亭人也姓廖氏九歲於
潭州龍牙山出家依年受戒往江陵聽習經論該練
三學遂參禪會勵力參承初住澧州一夕道吾策杖
而至遇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曰
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師又曰目前無法意在
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道吾乃笑師乃生疑
問吾何笑吾曰和尚一等出世未有師可往浙中華
亭縣參船子和尚去師曰訪得獲否道吾曰彼師上
無片瓦遮頭下無卓錐之地師遂易服直詣華亭會
船子鼓櫂而至師資道契微眹不留（語見船子章）師比遁
世忘機尋以學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唐咸通
十一年庚寅海衆卜于夾山遂成院宇師上堂示衆

曰夫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句爲人師範如此卻成狂人無智人去他只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捨故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有眼目皆屬所依之法不得自在本只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有正眼永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偈曰

勞持生死法　唯向佛邊求　目前迷正理
撥火覓浮漚

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此間爲什麼言無師曰三年不食飯目前無饑人曰既無饑人某甲爲什麼不悟師曰只爲悟迷卻闍黎師說頌曰

明明無悟法　悟法卻迷人　長舒兩脚睡
無僞亦無眞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掛片雲曰如何得會師曰淸淸之水游魚自迷問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問古人布髮掩泥當爲何事師曰九烏

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不與問祖意與教意
同別師曰風吹荷葉滿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師有
小師隨侍日久師往後遣令行脚遊歷禪肆無所用
心聞師聚衆道播他室迴歸省覲而問曰和尚有如
是奇特事何不早向某甲說師曰汝爨飯吾著火汝
行益吾展鉢什麼處是孤負汝處小師從此悟入師
一日喫茶了自烹一椀過與侍者侍者擬接師乃縮
手曰是什麼侍者無對有一大德來問師若是教意
某甲即不疑只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也只解
變生爲熟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長無根樹山

含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虛空無影像
下野雲生西川座主遊方至白馬舉華嚴教語問曰
一塵含法界無邊時如何白馬曰如鳥二翼如車二
輪座主曰將謂禪門別有奇特事元來不出教乘乃
迴本地尋嚮夾山盛化遣小師持前語而問師師曰
雕沙無鏤玉之譚結草乖道人之思小師迴舉似座
主座主乃讚將謂禪門與教意不殊元來有奇特之
事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華
落碧巖前師再闢玄樞逮于一紀唐中和元年辛丑
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語道累歲佛法深

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善保護如吾
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輙生惆悵言訖至子夜奄然而
逝其月二十九日塔于本山壽七十七臘五十七敕
謚傳明大師塔曰永濟

行思禪師第五世

前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溫禪師第二世住 僧問師登寶座接示何人師曰
如月覆千谿僧曰恁麼即湍地不虧也師曰莫恁麼
道僧問父不投爲什麼却投子師曰豈是別人屋裏
事僧曰父與子還屬功也無師曰不屬曰不屬功底
如何師曰父子各自脫曰爲什麼如此師曰汝與我
會師遊山見蟬蛻殼侍者問曰殼在這裏蟬子向什
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響聲其僧
於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師上堂示衆曰三世諸佛用一點
伎倆不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
易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山畬粟米飯野菜淡黃虀僧曰忽遇上客來又作麼
生師曰喫即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問不問驪龍頷下
珠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大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燄裏藏身未審衲僧有難向什麼處藏身師曰水精甕裏著波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太半入不見

陝府天福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無滴水華嶽總平沈

濠州思明和尚在投子衆時有僧問如何是上座沙彌童行師曰諾僧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曰屎裏蛆兒頭出頭沒

鳳翔府招福和尚僧問東牙烏牙皆出隊和尚為什麼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闍黎爭得怪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師令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甕裏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士擔漏卮

襄州谷隱和尚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鵶顏浮生不棄

安州九峻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問遠聞九峻及至到來只見一峻師曰闍黎只見一峻不見九峻曰如何是九峻師曰水急浪華麤

盤山和尚 幽州第二世住 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在裏頭來多少時耶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問

承教有言如化人煩惱如石女兒此理如何師曰闍黎直須石女兒去

安州九嵕敬慧禪師 第二世住 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僧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邢臺人也姓廉氏初參祖席徧歷衡廬岷蜀嘗經鳳林深谷欻覩珍寶盈目同侶相顧意將取之師曰古人鋤園觸黃金若瓦礫待吾營茆覆頂須此供四方僧言訖捨去造謁投子投子問曰子昨宿何處師曰在不動道場曰既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至此豈是動耶曰元來宿不著處然投子默認許之尋抵東京會有梁少保李賚郎河陽節度使罕之兒也雅信內典尤重于師因捨宅建院曰觀音明聖請師居之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時每登方丈必施跪禮及即位特賜紫號淨戒大師衆常數百乾德丙寅三月示疾垂誡門人訖怡顏合掌而滅壽八十五臘六十五其年四月八日塔于東郊豐臺村

前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初參清平清平問曰來作麼師曰來禮拜清平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禮拜和尚清平

咄曰這鈍根阿師師乃禮拜清平於師頸上以手斫一下師從此握衣密領宗旨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道不得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五

音釋

欽失涉切郡名　㠋于紅切　丱古患切丫角貌　袂彌蔽切袖也　鏌鎁鏌靡各切鎁以遮切鏌鎁劍名　硬魚孟切堅也　笊側教切　覿徒歷切見也　逗徒候切投合也　嚇呼格切以口距人曰嚇　懆七到切性快也　伶俜伶郎丁切俜普丁切伶俜孤單貌　丫於加切丫角丱髻也　薙丈几切芟也　屐奇逆切木屐也　淦古暗切水名也　屹其迄切山貌　杌五骨切無枝也　僖許羈切　齎祖稽切持也　莧狄襇切　蝦蟇蝦胡加切蟇莫霞切　愜苦協切快也　悚息拱切懼也　晷居洧切日景也　晛胡典切　匾檐匾補典切檐丁紺切　畲詩遮切田也　虀祖稽切菜也　甕烏貢切大罌也　[瓦+且]七余切　欻許勿切忽也　菅古閑切白茆也又苦也　摳苦侯切褰衣也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錄卷十五　計字一萬二千五百箇
該銀六兩五錢
安城沙門可震對　長洲徐普書　建陽詹光祖刻
萬曆丙午孟夏月徑山寂照庵識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六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五世七十二人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九人 六人見錄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

泉州瓦棺和尚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

洪州感潭資國和尚

襄州高亭簡禪師

鳳翔府垢和尚

益州雙流尉遲和尚

德山鷲湖紹奭大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法嗣四十一人（二十一人見錄）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

廬山懷祐禪師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

潭州谷山藏禪師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

朗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

吉州崇恩和尚　石霜第三世輝禪師

郢州芭蕉和尚　潭州肥田伏和尚

潭州鹿苑暉禪師　潭州寶蓋約禪師

越州雲門海晏禪師　湖南文殊和尚

鳳翔府石柱和尚　潭州中雲蓋和尚

河中棲巖存壽禪師　南嶽玄泰上座

杭州龍泉欽禪師　新羅欽忠禪師　洪州鹿源和尚　滑州觀音和尚　商州高明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第二世鎮州靈壽和尚　吉州簡之禪師　印州守閑禪師　新羅清虛禪師　餘杭通禪師

潞州盤亭宗敏禪師　新羅行寂禪師　郢州大陽山和尚　鄆州正覺和尚　許州慶壽和尚　鎮州洪濟禪師　大梁洪方禪師　新羅朗禪師　汾州爽禪師

已上二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二十二人（一十一人見錄）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

鄧州四禪和尚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
太原海湖和尚
嘉州白水寺和尚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
洪州同安和尚

韶州曇普禪師
吉州僊居山和尚
太原資福崇禪師
越州越峯和尚
洪州盧僊山延慶和尚
益州稜穆和尚
朗州祇闍山和尚
益州夾山院和尚
嵩山全禪師
安福延休和尚
西京雲巖和尚
已上十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泉州人也姓柯氏少禮青原誼公落髮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遊禪苑與雪峯義存欽山文邃爲友自餘杭大慈山迤邐造于臨濟屬臨濟歸寂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之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和尚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德山曰作麼師咄之德山曰老僧過在什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德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德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德山曰什麼處學得這箇

虛頭來師曰全豁終不自謾德山曰他後不得孤負
老僧他日參師入方丈門側身問是凡是聖德山喝
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洞山曰若不是豁上座大難
承當師聞之乃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
當時一手擡一手搦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
德山擎鉢下法堂雪峯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
鳴鼓未打老和尚向什麼處去德山卻歸方丈師在
堂中聞之拊掌曰大小德山猶未會末後句德山聞
舉令侍者喚師去問你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德
山來日上堂說話異於尋常師到僧堂撫掌大笑云

且喜得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
然如是也秪得三年三年後果然遷化矣一日與雪
峯義存欽山文邃三人聚話存驀然指一椀水邃曰
水清月現存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卻水椀而去自此
邃師洞山存豁二士同嗣德山師與存同辭德山德
山問什麼處去師曰暫辭和尚下山去德山曰子他
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曰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
智慧過師方傳師教其或智慧齊等他後恐減師半
德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而退存返閩川
居象骨山之雪峯師庵于洞庭臥龍山徒侶臻萃僧

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毳爛問堂堂
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移取
廬山來向汝道師一日上堂謂諸徒曰吾嘗究涅槃
經七八年覩三兩段文似衲僧説話又曰休休時有
一僧出禮拜請師擧師曰吾教意如伊字三點第一
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
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
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豎
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
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亦云俱死此是第三段義時

小嚴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
韓信臨朝底嚴無語夾山會下一僧到石霜入門便
道不審石霜曰不必闍黎僧曰恁麼即珍重又到巖
頭如前道不審師曰噓僧曰恁麼即珍重方迴步師
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擧似夾山夾山曰大
衆還會麼衆無對夾山曰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
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師
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迴顧曰作麼
羅山擧手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
數里徘徊間羅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在

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法嗣德
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曰不肯德山即不問只如洞
山有何所闕師良久曰洞山好箇佛只是無光僧問
利劍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師曰瞎擬再問師咄曰這
鈍漢出去問不歷古今時如何師曰卓朔地曰古今
事如何師曰任爛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京來師曰
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曰收得師作引頸受刃勢僧
曰師頭落也師大笑（其僧後到雪峯舉前語被拄杖打趁下山）問二龍爭
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
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

以拄杖打三下其僧後舉前語問師師與三摑問如
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解喫鐵棒麼瑞巖問如何是
毗盧師師曰道什麼瑞巖再問之師曰汝年十七八
未問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沙鑼裏盛油問弓折箭
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是巖中的意師曰謝指
示僧曰請和尚答話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破
草鞋與拋向湖裏著問萬丈井中如何得到底師曰
吽僧再問師曰腳下過也問古帆不掛時如何師曰
後園驢喫草邇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
作噓聲而常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

啓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
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傳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
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
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衆爲起塔壽六十僖宗
諡清嚴大師塔曰出塵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人也姓曾氏家世奉
佛師生惡葷茹於襁褓中聞鍾梵之聲或見旛華像
設必爲之動容年十二從其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
玄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侍焉十七落髮謁芙蓉
山常照大師照撫而器之後往幽州寶刹寺受具足
戒久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迴閩中登象骨山
雪峯創院徒侶翕然懿宗賜號眞覺大師仍賜紫袈
裟僧問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內
不聞又曰闍黎行脚爲什麼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
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
師問剃髮染衣受佛依蔭爲什麼不許認佛師曰好
事不如無師問座主如是兩字盡是科文作麼生是
本文座主無對（五雲和尚代云更分三段著）問有人問三身中那
箇身不墮諸數古人云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師曰
老漢九轉上洞山僧擬再問師曰拽出此僧著問如

何是覿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瞻仰即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義墮也僧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問承古有言師便作臥勢良久起曰問什麼僧再舉師曰虗生浪死漢問箭露投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僧曰盡眼勿摽的時如何師曰不妨隨分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喫茶去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栖與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栖無對師蹋倒栖起來汗流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什麼隔礙師便打問古人道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是曰如何是覿面相呈師曰蒼天蒼天師問僧此水牯牛年多少僧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七也僧曰和尚為什麼作水牯牛師曰有什麼罪過僧辭師問什麼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汝此間佛法如何作麼生道曰待問即道師以拄杖打尋舉問道怤（怤即鏡清順德大師）這僧過在什麼

處便喫棒休曰問徑山得徹困也師曰徑山在湖中因什麼問得徹困休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乃休（東禪齊云那僧若會雪峯意為什麼被打若不會又扛伊作什麼且道過在什麼處鏡清雖即子父與他分析也大似成就其醜拙還會麼且如雪峯便休是肯伊不肯伊）師一日謂慧稜（長慶）曰吾見溈山問仰山從上諸聖什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稜曰若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即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稜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稜曰何異於錯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離江西師曰江西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這箇即遙去也師便打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卻一僧眼問四十九年後事即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驀口打有僧辭去參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靈雲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靈雲亦舉拂子其僧卻迴師問闍黎近去返太速生僧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相當乃迴師曰汝問什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為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後僧舉似玄沙玄沙云汝欲得會麼我與汝說箇喻如人賣一片園東西南北一時總結契了也中心有箇樹子猶

屬我在崇壽稠云爲當打伊解處別有道理因舉六祖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師曰太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侍立聞之咬齒師又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與二十拄杖雲居錫云什麼處是祖師龍頭蛇尾便好喫棒只如雪峯自道我好喫拄杖且道佛法意旨作麼生久在衆上座無有不知初機兄弟且作麼生會東禪齊云雪峯恁麼道爲當檢點別有落處衆中喚作自打過打過且置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作麼生師問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師曰什麼處商量曰什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打之全坦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主師喚全坦坦應諾師曰喫茶去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曰離溈山師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溈山據座師曰汝肯他否僧曰某甲不肯他師曰溈山古佛子速去禮拜懺悔玄沙曰山頭老漢蹉過溈山事也東禪齊云什麼處是蹉過的當蹉過莫便恁麼會也無若恁麼會即未會溈山意在只如雪峯云溈山古佛子速去懺悔是謗溈山是讃歎溈山此事也難子細好見去也不難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爲法惜人師舉拂子示之僧其僧便去長慶稜舉似泉州王延彬乃曰此僧合喚轉與一頓棒彬曰和尚是什麼心行稜曰幾放過師問慧稜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稜便出去鵞湖別云諾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藍田來師曰何不入草長慶稜云險問太事作麼生師執僧手曰上

座將此問誰有僧禮拜師打五棒僧曰過在什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嶺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無僧曰青天白日師曰自己作麼生僧曰更作麼生師便打師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座僧迴首師曰途中善爲僧問拈槌竪拂不當宗乘和尚如何師竪起拂子其僧自低頭出師乃不顧（法眼代云大衆看此一員戰將）僧問三乘十二分教爲凡夫開演不爲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師謂鏡清曰古來有老宿引官人巡堂云此一衆盡是學佛法僧官人云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鏡清代曰比來拋塼引玉（法眼別云官人何得貴耳而賤目）師上堂舉拂子曰這箇爲中下人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這箇爲中下師打之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乃便起入方丈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暫時涌曰和尚問不著師曰我問不著曰是師乃打之因普請往莊中路逢獼猴師曰這畜生一一箇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稻禾僧曰曠劫無名爲什麼彰爲古鏡師曰瑕生也僧曰有什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閩師施銀交床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托地曰少打我（溈問疎山曰雪峯道少打我意）

作麼生疎山云頭上挿瓜虀垂尾脚跟齊問吞盡毗盧時如何師曰福唐歸得平善否師謂衆曰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掛角汝向什麼處捫摸僧問保福只如雪峯有什麼言教便似羚羊掛角時保福云莫是與雪峯作小師不得麼師住閩川四十餘年學者冬夏不減千五百人梁開平二年戊辰春三月示疾閩帥命醫診視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其藥遺偈付法夏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壽八十七臘五十九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福州人也姓羅氏家世為儒年十七舉進士隨計京師因遊終南山奉日寺覩組師遺像遂求出家二十二受戒遊方謁德山臨鑒禪師鑒問曰會麼恭曰作麼鑒曰請相見恭曰識麼鑒大笑遂入室焉暨鑒順世與門人之天台瑞龍院大開法席唐天復三年癸亥十二月二日午時命衆聲鐘顧左右曰去吉乃跏趺而化壽八十四臘六十二門人建塔

泉州瓦棺和尚德山問曰汝還會麼師曰不會德山曰汝成持取箇不會好師曰不會又成持箇什麼德山曰汝大似箇鐵橛師遂摳衣德山

襄州高亭簡禪師初隔江見德山遙合掌云不審德

山以手中扇子招之師忽開悟乃横趨而去更不迴
顧後於襄州開法嗣德山
洪州大寧感潭資國和尚白兆問家内停喪請師慰
問師曰苦痛蒼天兆曰死卻爺死卻孃師打而趁之
師凡遇僧來亦多以拄杖打趁
前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法嗣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
曰我若指示即屈著汝僧曰教學人作麼生即是師
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衲僧氣息師曰還曾薫著汝
也無問類即不問如何是異師曰要頭即一任斫將

去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過來又問如何是毗盧
師師曰不超越師初居末山後閩師請開法於長慶
禪苑卒謚本淨大師塔曰無塵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初造于石
霜之室函丈請益經二十載又令主北塔麻衣草屨殆
忘身意一日石霜將試其所得垂問曰國家每年放
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人不求進曰憑
何師曰且不爲名石霜又因疾問曰除卻今日別更
有時也無師曰渠亦不道今日是石霜甚然之如是
數詰嚴西醻對無爽盤桓二十餘祀瀏陽信士胡公

請居大光山提唱宗教有僧問只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僧曰既不是祖又來作什麼師曰爲汝不薦祖僧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一代時教阿誰敘師又曰一代時教只是收拾一代時人直饒剔徹底也只是成得箇了事人汝不可便將當納衣下事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盡四十九年摽不起凡示學徒大要如此唐天復三年癸亥九月三日歸寂壽六十有七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泉州僊遊人也受業於九座山陳禪師尋參學預石霜之室既承奧旨居于謝山其道未震復遷止棲賢徒侶臻萃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句師曰萬古千秋僧曰恁麼莫成嗣絕也無師曰躊躇欲與誰僧問自遠而來請師激發師曰他不憑時曰請師憑時師曰我亦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差師曰雪上更加霜師後終于廬山謚玄悟大師塔曰傳燈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福州侯官人也姓劉氏徧歷浮會後受石霜印記化徒於九峯焉師上堂有僧問無間中人行什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什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

不共命者曰不共什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又曰
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
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牀榻其次借
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
度使信旗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
諸兄弟約什麼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
看不假耳根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辨白看所以道声
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都來是汝當人箇體
向什麼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
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古人道擬將心意學玄

宗狀似西行卻向東時有僧問九重無信息赦何來
師曰流光雖徧闇內不周曰流光與闇內相去多少
師曰湶水騰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
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嶽還曾乏寸土也無曰恁麼
即四海參尋當為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
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
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
恁麼便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麼問祖
祖相傳復傳何法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畢竟傳底
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問諸佛非我道如

何是我道師曰我道非諸佛曰既非諸佛爲什麼卻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卻遣出曰爲什麼卻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問一切處覓不得豈不是聖師曰是什麼聖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是聖境未忘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隱形術爭奈全身入帝鄉問承古有言眞心妄心是如何師曰是立眞顯妄曰如何是眞心師曰不雜食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學人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爲什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問承古有言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矚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無數問一筆丹青爲什麼邈不得師曰僧繇卻許誌公曰未審僧繇得什麼人證曰卻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問動容沉古路身沒乃方知此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佛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即燒香供養本爺孃師後住泐潭而終謚大覺禪師塔曰圓寂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泉州僊遊人也本白雲山受業

得石霜開示而止丹丘涌泉之蘭若一日師不披袈
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曰即今豈是僧耶有頃
德二禪客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乃曰蹄角甚
分明爭奈騎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憩於樹下
煎茶師迴下牛近前不審與坐喫茶師問曰二禪客
近離什麼處曰離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彼提起
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那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師
曰莫道騎者不識好

潭州雲蓋山志元號圓淨大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
元不奈何時如何雲居曰闍黎只爲功力不到處師

不禮拜而退遂參石霜亦如前問石霜曰非但闍黎
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尚爲什麼不奈何石霜曰老
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別有問答石霜章出之）有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黃面底是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是問然
燈未出時如何師曰昧不得問蛇子爲什麼吞蛇師
師曰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衲僧師曰參尋訪道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曰青
天白日夜半濃霜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閉
目吐舌又開目吐舌僧曰本來有如許多面目師曰

適來見什麼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老僧也恁麼師將示滅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臥出氣一聲第一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喫師乃面壁而臥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出舌示之時第三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師曰苦哉苦哉誠如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也再言之而告寂謚紹隆大師塔曰廣濟

朗州德山存德號慧空大師第六世住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更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僊陀婆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崇恩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曰少林雖有月葱嶺不穿雲

石霜輝禪師第三世住僧問佛出世先度五俱輪和尚出世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為什麼不度師曰為伊不是五俱輪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箸瓦椀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已被冷眼人覷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曰有問有答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只恐闍黎不問

潭州肥田伏和尚號慧覺大師僧問此地名什麼師曰肥田曰宜什麼師以拄杖打而趁之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敲火鑪僧曰親切處更請一言師曰莫寱語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何師曰如氷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什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僧曰恁麼即緇素不分也師曰什麼處去來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掛其中事若何請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掛在空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下旨便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安禪師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如人齩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一鑪香師曰廣大勿人嚬曰嚬者如何師曰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爲什麼不見拯迷師曰闍黎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和尚僧問僧繇爲什麼邈誌公不得師曰非但僧繇誌公也邈不成曰誌公爲什麼邈不成師曰彩繢不將來曰和尚還邈得也無師曰我亦邈不得曰和尚爲什麼邈不得師曰渠不以荷我顏色敎我作麼生邈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就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不坐上牛

鳳翔府石柱和尚遊方時遇洞山和尚第三世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祖

佛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而對曰一人說過祖佛行不得者只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者只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即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若斷命而求活此是石女披枷帶鎻洞山曰闍黎自已作麼生師曰該通會上卓卓寧彰洞山曰只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潭州中雲蓋和尚僧問和尚開堂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曰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問祖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像不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闍黎也須側身始得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卻口曰如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挿華子問如何是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姓梅氏初講經論後入石霜之室隨緣誘化抵于蒲坂緇素歸心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汝莫問出水後蓮華事麼僧無語師平居罕言叩之則應度弟子四百人尼衆百數終壽九十有二謚眞寂大師

南嶽玄泰上座不知何許人也沉靜寡言未嘗衣帛

衆謂之泰布衲始見德山鑒禪師陞于堂矣後謁石
霜諸禪師遂入室焉所居蘭若在衡山之東號七
寶臺誓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
謂衡山多被山民斬木燒畬爲害滋甚乃作畬山謠
遠邇傳播達于九重有詔禁止故嶽中蘭若無復然
燎師之力也將示滅並無僧至乃自出門召一僧入
付囑令備薪蒸又留偈曰

今年六十五　四大將離主　其道自玄玄
箇中無佛祖
不用剃頭　不須澡浴　一堆猛火

千足萬足

偈終端坐垂一足而逝闍維收舍利於堅固禪師塔
左營小浮圖置之壽六十有五

前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姓淡氏丱年
出家依本郡懷恩寺祐律師披削具戒通經論問
道于翠微臨濟臨濟常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
箭誰敢當鋒師蒙許可謂自己足尋之夾山卓庵後
得夾山書發而覽之不覺竦然乃棄庵至夾山禮拜
端身而立夾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

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曰錯也夾山曰住住闍黎且莫草草怱怱谿山各異雲月是同闍黎坐卻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師茫然無對夾山便打師因茲服膺數載（典化代云但知作佛莫愁衆生）師一日問夾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夾山曰燭明千里像闍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升夜月不現時如何夾山曰龍銜海珠游魚不顧夾山將示滅垂語於衆曰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師對曰不然夾山曰何也師曰自有青山在夾山曰苟如是即吾道不墜矣暨夾山順世師抵于澧陽邁故人因話武陵事故人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只在闤闠中曰何不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難曰闤闠中如何逃避師曰雖在闤闠中人且不識故人罔測又問曰承西天有二十八祖至於此土人傳一人且如彼此不垂曲者如何師曰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僧曰合譚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拳僧曰有人不從朝堂來相逢還話否師曰量外之機徒勞目擊僧無對師尋之澧陽樂普山卜于宴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憧奔湊師示衆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欲知上流之士不將祖

佛見解貼在額頭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本又曰
指南一路智者知蹤問瞥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
分曙色爭似太陽輝問恁麼來不立恁麼去不泯時
如何師曰鷺鷥新襟子貴衣錦道人輕問經云飯百千
諸佛不如飯一無修無證者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
無修無證者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横谷口幾多歸
鳥夜迷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自隱
雲騰碧漢鳳猶飛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
田不耘苗自秀僧曰若一向不耘莫草裏埋没也
無師曰肌骨異芻蕘稊稗終難映問不傷物命者如

何師曰眼華山影轉迷者謾彷徨問不譚今古時如
何師曰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問不掛明暗時如
何師曰玄中易舉意外難提問不生如來家不坐華
王座時如何師曰汝道火爐重多少問祖意與教意
是一是二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絶狐蹤
問行到不思議處如何師曰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
輪問枯盡荒田獨立事如何師曰鷺倚雪巢猶可辨
烏投漆立事難分問如何是賓主雙舉師曰枯樹無
横枝鳥來難措足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擲寶混
沙中識者天然異曰恁麼即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

將鶴唳悞作鸎啼問圓伊三點人皆重樂普家風事若何師曰雷霆一震布鼓聲銷問亭午時如何師曰亭午猶虧半烏沉始得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寒僧擬再問師曰只聞風擊響不知幾千竿師上堂謂衆曰孫賓收鋪去也有下者出來時有僧出曰請和尚一卦師曰汝家爺死僧無語（法眼代拊掌三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敲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蟇不舉頭問佛魔不到處如何辨得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乖問如何是救離生死師曰執水苟延生不聞天樂妙

問四大從何而有師曰湛水無波漚因風激曰漚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任躍問生死事如何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點問如何是道師曰存機猶滯迹去杌卻通途問如何是一藏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之怪）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震嶽驚蟄曰千般運動不與箇凝然時如何師曰靈鶴翥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首拜少年舉世人難信問諸聖恁麼來將何供養師曰土宿雖持錫不是

婆羅門問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空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即顯晦殊途事非一槩也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即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遊塵遣誰掃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何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師二山開法語播諸方唐光化元年戊午秋八月誡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構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深玄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

激勵懇切衆以爲常略不相徵至冬師示有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這箇不是即斬頭求活時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這裏是什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別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乃下堂至夜令侍者喚彥從入方丈曰闍黎今日祇對老僧甚有道理據汝合體先師意旨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

之所到且道那句是主句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但道曰彥從實不知師喝出乃曰苦苦（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恁麼見鉢袋子柿著伊）二十日午時別僧舉前語問師師自代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鵞便告寂壽六十有五臘四十六塔于寺西北隅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筠州上藍山說夾山之禪學侶俱會後於洪井創禪苑居之還以上藍爲名化導益盛僧問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只如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

放汝手裏得麼問鋒前如何辨事師曰鋒前不露影莫向舌頭尋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泥問善財見文殊卻往南方意如何師曰學憑入室知乃通方曰爲什麼彌勒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至唐大順庚戌歲正月初召衆僧而告曰吾本約住此十年今化事既畢當欲行矣十五日齋畢聲鍾端坐長往謚元眞大師塔曰本空

鄆州四禪和尚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深去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須知月色寒

江西逍遥山懐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否師曰或即五由或前或即五由齋後問劒鏡明利毫毛何處師曰不空冒索問洪爐猛燄烹鍛何物師曰烹佛烹祖曰佛祖作麼生烹師曰業在其中曰喚作什麼業師曰佛力不如問四十九年不說一句如何是不說底一句師曰隻履西行道人不顧曰莫便是和尚消停處也無師曰馬是官馬不用印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三從六義曰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坐佛牀斫佛朴問祖與佛阿那箇最親師曰眞金不肯擲誰肯換泥丸曰恁麼即有不肯也師曰汝貴我賤問如何是懸劍萬年松師曰非言可及曰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道話曰言外之事如何明得師曰日久年多筋骨成問不敵魔軍如何證道師曰海水不勞杓子舀問不在有雲山常居無底船時如何師曰果熟自然香曰更請師道師曰門前眞佛子問學人爲什麼不見師曰處處王老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石牛沿江路日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師後居上藍院

撫州黄山月輪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許氏志學之

歲詣本郡黃檗山寺投觀禪師稟教及圓戒品遂遊方抵滏水謁三峯和尚雖問答有序而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往叩之夾山問師名什麼師曰名月輪夾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師曰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曰貧道即恁麼闍黎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曰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什麼處人師曰閩中人曰還識老僧否師曰和尚還識學人否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價然後老僧還子江陵米價師曰恁麼即不識和尚未委江陵米作麼價夾

山曰子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依附七年方辭往撫州卜龍濟山隱居玄侶雲集師遂演夾山奧旨名聞諸方後歸臨川樂安黃山謂諸徒曰吾居此山頗諧素志矣師上堂謂衆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荊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爲頭豈非大錯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絕心迹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途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雞鳴問宗乘一句請師商量師曰黃峯獨脫物外秀

年來月往冷颼颼問不辨中言如何指撥師曰劍去遠矣爾方刻舟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石牛水上臥東西得自由問如何是目前意師曰秋風有韻片月無方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覺戶不掩對月莫迷問如何是青霄路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問過去事如何師曰龍叫清潭波瀾自肅師住黃山僅十三載學者來無虛往以後唐同光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示有微恙至二十六日午時奄然坐化壽七十二臘五十三明年正月二十日塔于院西北隅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卻棟梁材師問僧莫是多口白頭諲麼諲云不敢云多少口諲云通身是師云尋常向什麼處屙諲云向韶山口裏屙師云有韶山口向韶山口裏無韶山口向什麼處屙諲無對師便打遵布衲山下見師乃問韶山在什麼處師云青青鬱鬱處是遵云莫只者便是否師云是即是闍黎有什麼事遵云擬伸一問未審師還答否師云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云鳳凰直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鵲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

風似老僧進云一句迥超今古格松蘿不與月輪齊
師云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進云過在
什麽處師云調蕩之辭時人知有進云與麽則眞玉
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云魯般門下徒施巧妙進云
學人即與麽師意又如何師云玉女夜拋梭織錦於
西舍進云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云耕夫置玉漏
不是行家作進云此是文言家風又若何師云橫身
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進不禮拜一日又問闍黎有衝
天之計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
須彌闍黎橫劍上來老僧亞槍相待向上一路速道

速道進云明鏡當臺請一鑒師云不鑒進云爲什麽
不鑒師云淺水無魚徒勞下釣進無語師便打進方
禮拜師終後謚無畏大師

太原海湖和尚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座記師
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什麽年行道
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只如憍陳如是什麽
年行道涉茫然師咄曰這尿牀鬼僧問和尚院內人
何太少定水院人何太多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獬
豸稀

嘉州白水寺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溟無

窟宅一滴潤乾坤問曹溪一路合譚何事師曰潤松
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
鳳翔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曰四海
滂沲不犯涓滴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
商何求小利
洪州建昌鳳棲山同安和尚第一世住僧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僧曰
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菓早朝猿摘去玉華晚
後鳳銜來問終日在潭爲什麼釣不得師曰玄源不
隱無生實莫謾垂鈎向碧潭問澄機一句曉露不逢
時如何師曰太陽門下無星月天子殿前無貧兒問
如何是同安轉身處師曰曠劫不曾沉玉露目前豈
滯大陽機問險惡道中如何進步師曰玄身透過千
差路碧海無波往即難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一
片玉輪今古在豈同漁父夜沉鈎問如何是大勿慚
愧底人師曰空王不坐無生殿迦葉堂前不點燈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六

音釋

奭施隻切　鄆禹慍切　迤邐迤移爾切邐力紙切　搦女角切按也　曬所賣切日乾也　踢徒浪切倒也　毳充芮切　倳側吏切插刃也　葷許云切辛

臭也茹入想切食也又菜也襁褓襁居兩切褓傳浩切襁褓小兒綳也麈之庾切鹿屬

羚郎丁切羊名摹暮各切摸索也診章忍切候脉也閫苦本切閫也貌莫角切描

畫也繇夷周切繢胡對切畫也燎力昭切縱火也涔鋤簪切地名闤闠闤獲

頑切市垣也闠胡對切市門也鬻余六切賣也芻蕘芻窻俞切草也蕘如招切薪也稊

稗稊杜奚切稗蒲拜切稊稗似穀穢草也彷徨彷蒲光切徨胡光切彷徨猶徘徊也颯

蘇合切風聲也締構締丁計切結也構古候切架也儆居影切戒也罥古泫切綿也

鍛丁貫切鍛煉也颼所鳩切風也恙餘亮切疾也魯般般博關切魯般人名獬

豸獬下買切豸宅買切獬豸獸似羊一角滂沲滂鋪郎切沲徒河切滂沲大雨貌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錄卷十六計字一萬二千一百二十
箇該銀六兩三錢
半湖沙彌在照對　長洲徐普書　江寧劉仕啓刻
萬曆丙午季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